

中国中东卫生外交的研究现状与进展

查龚斐¹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8)

摘要: 中国中东外交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软实力,促使中国在该地区和全球卫生治理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详细梳理目前中国中东卫生外交的研究现状与进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国际与国内两个研究视角,对现阶段卫生外交的研究重点进行了概括,以及对中东卫生外交研究的主要观点和不足之处进行了分析归纳,以期对将来的中国中东卫生外交研究产生应有的参照意义。

关键词: 中国卫生外交; 中东地区; 研究进展; 卫生治理

引言

历史上,卫生活动与外交的联系由来已久,只是一直以来二者的关系并不突出或未得到足够重视,使得卫生在外交政策中处于边缘地带。而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全球不断涌现的公共卫生问题使得政府所承担的责任也日益增加,而目前的全球大流行新冠肺炎病毒,更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医疗卫生体系的艰难考验,使得卫生议题在全球政治议程中愈发重要,卫生问题在外交政策中关注度的提升也意味着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中东地区连接亚欧非三大洲,聚集了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公共卫生系统总体上仍较为薄弱,而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健康丝绸之路”的打造以及中阿合作论坛等机制的发展,则对中国中东卫生外交研究提出了新的需求。中国中东地区卫生外交从属于中国卫生外交,受全球卫生治理危机加剧的影响,同时又与中国和中东地区国家的国情以及外交传统相联系,不同时期都具有不同的理念、原则与特色。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从内容变化、特点及卫生外交平台机制建设等方面分析中国中东卫生外交的研究现状与进展,有利于对中国中东卫生外交作用的理解以及前景的展望。

一、中国中东卫生外交的意义

首先,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行稳致远的意义。中东地区是“一带一路”规划中的重要区域板块,该地区严峻的卫生治理问题对“互联互通”实施构成潜在的挑战,增大了公共卫生危机外溢性的可能性。因此中国必然推进对中东国家卫生外交进程,以期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卫生安全环境,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其他领域的治理与合作。其次,对中国务实和发展中东地区总体外交的意义。中国通过调整与完善中东卫生外交政策,有利于树立积极负责的大国形象,从而配合中国对中东的总体外交,提升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软实力。同时,对中国参与地区和全球卫生治理的意义。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卫生外交,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卫生治理框架下提出的“中国方案”,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议题之一。因此,对中国中东卫生外交的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卫生外交,扩大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国际话语权,促使其在地区和全球卫生治理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关于卫生外交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进展

(一) 国外研究现状与进展

首先,国外学者对于卫生外交作出了一个大致的界定。美国学者大卫·费德勒通过创建“微生物政治”新概念,用国际政治视角分析了病毒造成的全球卫生安全问题^[1];苏珊·布卢门撒尔指出卫生外交也起到扩大政治参与的作用,认为“卫生外交给了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建立起联系并协调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改善公共卫生”。2009年,世卫组织认为卫生外交是指政府

之间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磋商解决卫生治理困境、或者在政策制定和谈判策略中利用卫生的概念或机制达到其他的政治、经济或者社会目标的决策过程。

其次,国外学者还探讨了卫生外交与全球化之间的影响关系。理查德·道格森认为全球化导致或加大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和环境恶化等问题^[2]。1997年,芬兰的玛丽·科夫萨劳和其他学者分析和讨论了权力机构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世界卫生的话语权^[3]。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对于卫生外交的关注不断升温。2003年,Rand公司发表的报告中认为,受全球化影响的国际公共卫生问题和传染病危机以及环境恶化等因素,已构成国际安全问题的巨大威胁。艾伦·罗斯坎在其著作中描述了全球卫生谈判和外交中的经典案例,描述了如何在全球卫生领域进行谈判,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全球卫生目标的途径,以及如何让全球卫生外交成为提高国家间关系的工具等,呈现出21世纪卫生外交的典型特征,填补了相关知识与实践的空白。

最后,国外学者从全球卫生治理角度,探讨了全球卫生治理的困境及挑战,试图找出优化全球卫生治理的路径,并呼吁发展中国家以及国家行为体来共同承担全球卫生治理责任。2004年,美国学者卡罗琳·托马斯等人认为,全球性卫生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南北差距因素,同时也探讨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联合国机制的不足之处。2006年,梅里·安东尼通过安全化和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视角分析了东亚地区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路径。2008年,马克·扎克梳理了20世纪中全球卫生治理各阶段的发展情况。

(二) 国内研究现状与进展

国内学者在公共卫生领域研究开始较晚,2003年,“非典”危机爆发后,由于中国政府在危机爆发伊始的不恰当做法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且随着全球化时代各国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相互依赖性日益加深,大规模新发传染病考验着整个国际社会的医疗卫生体系,卫生外交日益成为我国对外工作中越来越重要的内容,国内专家学者也开始涉足卫生外交领域的研究,但目前专著较少,论文较多。

首先,国内学者对卫生外交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国内学者晋继勇从公共产品的属性视角出发,认为卫生外交是一种公共卫生外交,是为应对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所选择的一种全球治理举措^[4]。王红漫等分别从广义和狭义对卫生外交的概念进行了界定^[5]。卫生部国际合作司司长任明辉^[6]指出受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卫生外交领域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苏静静,张大庆分析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卫生外交^[7]。这些研究对于卫生外交的概念都有较为清晰的界定,有利于深刻理解卫生外交的具体内涵。

其次,国内学者明确指出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卫生外交的形成与发展。张清敏指出现代通信及交通方式的发展等因素加

速了卫生问题的全球化；而后再次指出卫生议题与外交的融合以及全球卫生外交的兴起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8]。卫生外交的发展主要源于全球化的发展、非传统安全观的提出，全球治理观的兴起。指出了国际社会上卫生外交最早的兴起时间，再现了卫生外交的兴起过程，还分析了全球化与卫生外交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中国卫生外交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与进展

近年来，由于中国的崛起以及在卫生外交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扩大，国外学者也开始研究中印对卫生外交以及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

一方面，部分国外学者把中国放在新兴国家如金砖五国体系或者放在亚洲框架内从宏观的历史、规模、动机以及发展趋势上去研究分析。如凯瑟琳·布利斯主编的研究报告中指出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国家，在解决自身国内卫生问题的同时，应当积极加强在全球卫生方面的工作。大卫·费德勒在文中表示中国作为新兴发展大国，将在亚洲地区卫生治理乃至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费洛里尼·安等学者指出中国作为主要受援国但正在开始增加其对外卫生援助资金角色，并有可能影响全球卫生治理的发展，表达了对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期望。维多利亚·范等学者指出中国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9]。

另一方面，国外学者对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研究，更多是梳理中国卫生外交发展历程或聚焦于中国在非洲的卫生外交，认为中国在非的卫生外交其实质是中国在非洲追求利润和石油的“新殖民”。黄延中分析了自毛泽东时期以来、冷战期间及现今中国卫生外交的发展史，对中国的卫生外交的发展历程及每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梳理及分析。杰里米·尤德谈到了卫生外交作为中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研究指出了中国在全球卫生中的关键作用。哈利·费尔德鲍姆认为中国将对非卫生外交视作将来国与国之间开展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德鲁·汤普森认为“北京共识”和以不干涉内政为前提的卫生外交仅仅是为了掩盖中国在非洲追逐利润和石油的真实目的。

（二）国内研究现状与进展

国内有关中国卫生外交研究相当丰富，首先，大多是从中国视角考察了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进程的历史以及角色定位并展望发展前景。罗艳华梳理了中国参与卫生外交的历史进程，并着重阐述了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开展卫生外交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张清敏则从外交转型角度分析了卫生外交在新时期的特点，并且为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提供了重要观念和实践启示。还有一些国内学者从其他角度回顾了中国与部分发展中国家卫生合作的历史，探讨了中国南南卫生合作的潜在领域和路径。

其次，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以及在大型流行性传染病方面取得的初步成就，越来越多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里作出更大贡献，体现大国责任与担当。敖双红、孙婵认为中国具备国内卫生治理和参与国际卫生援助的实践的成功经验。因此，在当前“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方面也应有更大的作为和担当。汤蓓表示在现行全球机制，中国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充分发挥了自身影响力。

最后，随着中国与中东国家经济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加深、中国对于地区安全问题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介入以及全球卫生问题重要性的日益突出，如何应对全球重大流行性传染病成为各国亟需解决的一项重大现实课题，也逐渐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重点。但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在中东地区卫生外交的研究相对较少。吴富贵用讲故事形式回顾了中国援助阿拉伯国家医疗队的个别历史片段。吴中朝主要介绍了中医针灸在埃及的引入与发展情况。刘欣路介绍了中国也门医疗队的历史概况，分析中也合作的挑战并提出政策建议。汤蓓以安全因素为出发点，从三个维度探讨了中国参与中东地区卫生治理，最后得出安全因素是决定中国开展对外卫生合作模式、影响卫生合作成效的重要变量。

综上所述，中国虽然已经有了相关中东卫生外交的实践经历，但是相关理论研究略显不足，目前国内学者和专家多从中国对中东地区卫生援助史、参与中东地区卫生治理、中东卫生治理安全性因素和国际机制角度来谈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卫生外交活动，对中国中东卫生外交的分析欠缺。在中国和中东地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健康丝绸之路的加速推进以及携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新浪潮中，因此在新时代继续深入开展对中国中东地区的卫生外交研究，具有多重价值和意义，也有利于完善中国总体卫生外交，打破不实传言，实现中国卫生外交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 David P. Fidler. SARS, Governance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Disease[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2] Dodgson Richard and Lee. Kelly. “Governance for Global health: A Conceptual Review” [R]. WHO,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discussion paper, 2002(1).
- [3] Meri Koivusalo and Eeva Ollila. Making a Healthy World: Agencies, Actors and Policies in International Health[M]. London: Zed Books Ltd, 1997.
- [4] 晋继勇.《浅析公共卫生外交》[J].《外教评论》,2008,104:82-83.
- [5] 王红漫等.《卫生外交研究领域的中文文献计量分析》[J].《医学与社会》,2014,2:76-79.
- [6] 孟蕊.《卫生外交不仅仅是人道援助—访卫生部国际合作司司长任明辉》[J].《中国卫生人才》,2012,9:20-21.[7] 苏静静、张大庆.《全球化进程中的卫生外交》[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27(10):60-65.
- [8] 张清敏.《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卫生外交》[J].《当代世界》,2020,4:35-41.
- [9] Karen A Grépin, Gordon C. Shen and Lucy Chen. “Tracking the flow of health aid from BRICS Countries” [J]. Bull World Health Organ, 2014, 92(6):457-458.

¹ 作者简介：查龚斐，女，江苏南通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卫生治理；国际发展合作。